

秘密大乘佛法(下)

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 第十章

第三節 金剛乘與天行

一、「秘密大乘」稱金剛乘採取表徵主義

1 三、四、五方佛

「大乘佛法」興起，傳出十方現在的無數佛名。現在有佛在世，可以滿足「佛涅槃後，佛弟子對佛的永恒懷念」。但佛名眾多，佛弟子的心，散漫而不容易歸一。（佛法）中，釋尊有二大弟子。在大乘流行中，東方妙喜世界的阿閼佛，西方極樂國土的阿彌陀佛，受到特別尊重，等於釋尊（法身）的兩大脇侍。

阿閼佛，是從「大目」如來聽法而發心的。『賢劫經』說：阿彌陀佛前身，也是大目如來前生的弟子。「大目」，唐譯作「廣目」的，推定為盧舍那，就是毘盧遮那。這樣阿閼與阿彌陀，是（約二身說，釋尊的法身）毘盧遮那佛的兩大脇侍。東方金剛部，阿閼如來為部尊；西方蓮華部，阿彌陀佛為部尊；中央如來部，釋尊也就是毘盧遮那為部尊。「大乘佛法」雖沒有這一組合，而事續的三部說，無疑是由此而來的。行續也還是三部說。

大乘經中，如來法會，每有十方菩薩（也有佛）來會。在眾多十方佛中，具有代表性的四方四佛，在「後期大乘」經中出現。南方與北方的，沒有東西二土佛那樣受到普遍推崇的，所以四方四佛，起初是多種多樣的。瑜伽續『金剛頂經』說：東方阿閼[不動]佛，南方寶生佛，西方阿彌陀[無量壽]（或「觀自在王」）佛，北方不空成就佛，毘盧遮那——大日如來在中間，為以後密乘的定論。

2 「秘密大乘」稱金剛乘與帝釋統攝有關

『金剛頂經』中，從佛出現的菩薩，都名為金剛；受了灌頂後，就取一某某金剛的名字；「秘密大乘」也被稱為金剛乘。金剛是金剛杵，印度因陀羅神（即佛教的帝釋）所持的武器，有堅固、不壞、能摧破一切的意義。

「秘密大乘」的金剛，可從四方來者四方坐的集會說起。佛教說：須彌山頂，有忉利天，帝釋是忉利天王。低一些，須彌山四方，有四大王眾天。忉利天集會時，帝釋在中間；這一集

。特別是中間的帝釋，手持金剛杵，是地居天——夜叉、龍等鬼神的統攝者。帝釋是夜叉，守護者也都是夜叉；帝釋統攝四天王。夜叉多數是持金剛杵的，所以須彌山上的地居天，真可說是（夜叉）金剛王國了。 夜叉——執金剛神，在印度的傳說中，是分為五部族的。從集會方式說，分為五部[族]說，「秘密大乘」稱金剛乘，與帝釋統攝的金剛王國，是有深切關係！

3 「秘密大乘」採取表徵主義

進一步說：1「佛法」一向傳說，有一位護持釋尊的金剛神。這位護持者，大乘的『密跡金剛力士經』，說是天菩薩——密跡金剛，並說到了「三密」。2帝釋坐六牙白象，與普賢菩薩是一樣的；普賢是綜合釋尊弟子——目犍連與帝釋而大乘化的菩薩。依『華嚴經』「入法界品」，十地以上的菩薩，是執金剛神，與普賢行地相當。「秘密大乘」的組織，是適應印度神教，取象於夜叉王國而成的。五方五佛，作為十方一切佛的代表。

在「大乘佛法」中，「一切佛是一佛」，「是一佛而不礙一切佛」。1起初，以毘盧遮那佛為主，四方四佛為伴，就以四德來表徵佛德，如四佛表徵常樂我淨四德，表徵四曼陀羅、四印等法門。2在發展中，毘盧遮那佛與四佛平等，那就表徵一佛的五德，如五智等。五佛、五部，所以由持金剛來統攝。「秘密大乘」攝取種種事相而興起，採取表徵主義，成為「秘密大乘佛法」的特色。「秘密大乘」的集會，取法諸天（鬼神）的集會方式。

4 「佛法」含容印度群神

「佛法」中，『長部』（二）『大會經』，『長部』（三二）『阿吒曩毗經』，這兩部經中，夜叉占有重要的地位。『長部』是「吉祥悅意」，「世間悉檀」，有適應世俗的特性。鬼神來會，也只是歸信讚歎，自動的願意護持。

鬼神有善的，也有惡的，善的歸依護持，惡的會擾亂傷害；所以「部派佛教」中，有降伏暴惡夜叉、毒龍的傳說。如佛法南傳，赤銅鑠部說釋尊三次到錫蘭，降服夜叉與惡龍。傳到北方，說一切有部有佛與金剛手菩薩，到北天竺，降伏夜叉、龍王等的傳說。

「佛法」容忍印度民間信仰的鬼神，也就默認鬼神的限度能力。但三寶弟子是不歸依天（鬼神），也無求於鬼神的（對在家眾，似乎沒有嚴格的禁止）。依漢譯的『一切有部律』，顯然已有供養天神，乞求護助的事緣，暗示了佛教適應世俗，採取了神教式的祈求。

西元七世紀，錫蘭王最勝菩提第四時，錫蘭開始念誦「護經」，以求消災而降吉祥。

5 「大乘」的神教化傾向顯著

「大乘」的神教化傾向，越來越顯著。

一、由於釋尊的「本生」，也有天神（鬼）的，所以「大乘佛法」，不但梵天與帝釋，轉化為文殊與普賢；龍，夜叉，犍闥婆，緊那羅等，有的也是大菩薩了。『華嚴經』所說的華藏莊嚴世界，蓮華胎藏，表是蓮實是本有的。『華嚴經』的泛神與胎藏思想，都是從印度神教中來的。

二、通俗化、神秘化的信仰，祈求鬼神以消災，降吉祥、護法，在大乘佛教界流行。西元三、四世紀，已片段的譯傳我國。如『孔雀王神咒經』，說眾多的夜叉，羅剎女，女鬼，龍，河神，山神，大仙等，雖漫無組織，而神教式的信行，正深深的滲入佛教。三世紀譯出的『摩登伽經』，說二十八宿，七曜的吉凶。『大集經』的一部分，都有這一傾向。印度神教的胎藏思想，與（地居）天神（鬼畜）相關聯，不斷的融攝在佛法中。

三、西元四世紀，印度梵文學復興，舊有的婆羅門教，演化為印度教。印度的兩大史詩——『羅摩衍那』、『摩訶婆羅多』，傳說極早，而完成現有的形態，約在西元二～四世紀。十八種『往世書』，傳出更遲一些，但民間的神話傳說，早已存在，而在發展演變中完成。這些神的傳說，形成自在天——溼縛，毘紐，梵天，「三天一體」的神學（信行者各有所重）。梵天妃是辯才天；毘紐又名那羅延，妃名吉祥天，都出現在大乘經中，尤其是溼縛天，天后烏摩，又名突伽；別名非常多，後來都成為觀自在菩薩的化身。溼縛天，似乎著重於女性，如溼縛與烏摩所生的長子，毘那夜迦又名歡喜自在天，雙身相抱的歡喜天，唐代已傳來我國了。佛法是含容印度群神的，在印度神教復興的氣運中，為了適應，「大乘佛法」本著深義的修驗——法法平等，事事無礙而進一步的融攝，也就成為「純密」——「秘密大乘佛法」。

6 依佛天德性組成曼荼羅

依佛天的德性，組成各安其位的大集會（曼荼羅），是『大日經』。『大日經』的「大悲胎藏生曼荼羅」，中央是蓮花胎藏與八葉，大日如來（等）所安住。由中向外，有三重院，安立如來、菩薩，天神等。這表示佛所顯示，由深而淺，可以攝化一切眾生。修學者應機而入，終歸佛道。然從佛的立場來說，這一切無非是佛的顯現。

『大日經』的思想，與『華嚴』相近，根柢是「胎藏」的本具說。如無著的四智說，『寶性論』的四法說，受瑜伽及接近瑜伽派思想的影想，「秘密大乘」組成五佛五部說的，是『金剛頂經』，一切金剛化了，可說名符其實的「金剛乘」。

二、三密修持

「秘密大乘」的修持，隨部類不同；然以念佛觀自心（自身）是佛為本，結合身、語而成三密行。

1 語密（真言、咒語）

三密中，口（語）密是極重要的！語密，是真言，明，陀羅尼，泛稱為咒語。真言與明，從神教中來，婆羅門是「讀誦真言，執持明咒」的。真言是「三吠陀經」，明是一句、二句到多句，祈求持誦的；有些久遠傳來，不知道意義（秘密）的語句。

在「佛法」中，認可明咒的某種力量，但（考慮到對社會人心的副作用）佛弟子是絕對禁止的。不過在部派流行中，治病、護身的咒語，顯然已有條件的容許了。『三論玄義』說：法藏部立五藏，在三藏以外，別立「咒藏」與「菩薩藏」。流傳到北方的烏仗那，民間盛行禁咒，法藏部與說一切有部，都多少融攝了印度古傳與當地民間咒語。

明咒稱為語密，夜叉語音隱密難解，與金剛語密的意趣相通！

「大乘佛法」興起，下本的『般若經』說：不退菩薩是「不行幻術，占相吉凶，咒禁鬼神」的，與「佛法」的精神一致。然為了普及流通，極力贊揚讀誦『般若經』的功德：鬼神不得其便，不會橫死；在空閒處與旅途中，沒有恐怖；魔王外道不能毀亂佛法；說話能為人所信；煩惱減少；在軍陣中不會死傷；毒不能傷，火不能燒；不遭官事；諸天增益精力；為父母親屬所愛護。這類現世利益，印度神教是以祈神誦咒來求得的。

『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』卷五五七說：「般若波羅蜜多，是大神咒，是無上咒」！『般若經』的適應世俗，可說是以讀誦『般若經』來代替民間的咒語。般若波羅蜜多「是一切咒王」，有一切咒術的作用，而勝過一切咒術。其他大乘經，也大都是這樣的。

同時，重信願的大乘經，稱念佛、菩薩的名號，也有這樣的功德。稱念佛名也就稱為「神咒」了。誦大乘經，稱念佛、菩薩名號，作用與持咒相同，大大流行；佛說、菩薩等說的咒語，也自然會流行。佛菩薩說，也可稱為「真（實語）言」了。

(1)字門陀羅尼

與「語密」有深切關係的，是菩薩行的字門陀羅尼。字，是一般所說（拼音文字）的字母，為一切語文的根本。『般若經』與『華嚴經』「入法界品」，都說到四十二字母。四十二字，是南印度古傳的字母，法藏部也曾學習。陀羅尼是「持」，憶持不忘的能力，也就能通達法義。如『大智度論』說：「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。因字有語，因語有名，因名有義；菩薩若聞字（音），因字乃至能了其義」。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，第一「阿」字，是一切字根本。「阿」是最初喉音，經頰、舌、齒、唇，而有種種語音，所以阿是最初的、根本的。「阿」——喉音，什麼意義都不是，所以被看作超越的——「不」，「無」。依「阿」而發展出四十二字，一切語文（所表示的），也就一切本質都是超越的；如此，可從一切文字而通達實相。所以「入阿字門，（能通達）一切法初不生故」。如羅是塵垢的意義，所以「入羅字門，一切法離塵垢故」。這樣的一一文字，能通達實相，是菩薩修行法門。（唱）誦字母而能通達深義，如『華嚴經』說：「唱如是字母時，……入無量無數般若波羅蜜門」。吳支謙所譯『無量門微密持[陀羅尼]經』，說到四十二字中的八字；其它大乘經，說到的不少（不限於四十二字），也與「密語」有關。部分「後期大乘」與「秘密大乘」教典，改用五十字母，那與一般梵文相同，不過意義還是一樣的。一切不離四十二字，不離阿字本不生；那世間語文，即使是外道咒術，一樣的可以即事入理（「當相即真」）！這樣的唱念字門陀羅尼，與一般誦持咒術的，形式上是沒有太多差別的。終於字門陀羅尼，演化為佛菩薩等明咒，「秘密大乘」的教典，也被稱為「陀羅尼藏」了。

聲本不生而顯出一切，一切是本來如此，在「秘密大乘」中，不但一切本來如是，也表徵了佛（菩薩、金剛）德的本來如是。

印度神教有「聲顯論」，以為聲性常住不變，隨緣顯發為無量音聲，而音聲當體常住。音聲的神秘力，神教的「聲顯論」，與佛教的「字門陀羅尼」，原理是相當接近的！

2 身密（手印）

「佛法」說「三法印」，「大乘佛法」說「一實相印」。印或譯「印契」，是標相、標幟的意義。如說三法印，證明這是「佛法」，與佛說相符合，是可信可行的，所以名為「印」。「大乘佛法」的印，是印定甚深義的。在世俗中，印是「符信」：物品，書寫，雕刻，凡用作證明的，都是印；我國所用的印，璽，關防（近代有簽字、指印），都是。

1 在譯傳的教典中，傳出的明咒，起初是沒有「印」的。（傳為東晉所譯的）『灌頂神咒經』，初說「文頭婁」——印：以圓木寫（應該是鏤寫）五方神王的名字，以印印身，可以治病；隨印所向處，可以止風、火，退盜賊等。 2 梁代失譯的『阿吒婆拘鬼神大將上佛陀羅尼經』，才見到以手指結成的種種印（有的伴有身體的動作）；這就是一般所說的「手印」——身密了。兩手、五指不同結合所成的不同手印，都是有所表徵的，如定印、智印，轉法輪印，施無畏印等。一切咒語，與不同手印相結合。修持時，手結印契，口誦真言，心存觀想；佛、菩薩、金剛所說，有加持力，如修得「三密相應」，就能深達如來內證功德，通達『大日經』所說：「乃至身分舉動住止，應知皆是密印；舌相所轉眾多言音，應知皆是真言」。

這是適應世俗所開展的秘密法，手印變化繁多，與語密的明咒一樣。西藏傳有「大印」，依「俱生智見」而進修成佛，一般稱之為「大手印」，可見「手印」在「秘密大乘」中的影響了！

3 意密（觀自身是佛）

三密中的意密，以觀自身是佛為主；是從（觀想）念佛發展而來的。在三摩地中，見佛現在前，而理解到「三界唯心」，「自心作佛」，「自心是佛」。念佛觀與眾生有如來智慧，本有如來莊嚴色相的如來藏我相會通，所以觀佛的，特重於色相莊嚴。如『金剛幕續』說：由「佛慢瑜伽，成佛非遙遠。佛具三十二，八十隨好相，以彼方便修，方便謂佛形」。修天[佛]色身為方便而即身成佛，可說是「秘密大乘佛法」的特色所在。

三、四部續

「秘密大乘」，一般分為四部續。

1 事續——三密的修持

「事續」的傳出，是雜亂的；分為三部，每部又分部尊，部主，部母等，那是密乘發展以後所組成的。

為了治病，消災，求財富等；護持佛法，如法修行等現生利益，佛教界有了結壇，請神，供養，誦咒等事行，有些說不上是大乘的。由於陀羅尼而明咒流行起來。有些天神，已經是菩薩了：求天神的，也當然求菩薩，更進而求佛了——所求的主尊，稱為本尊。

執持金剛的夜叉（天）有重要的地位，而密咒又與夜叉的語音隱密有關，所以金剛手、金

天與佛的名義，在觀念上、使用上，也日漸融和。如『金剛幕續』所說的「佛慢瑜伽」，佛慢或作天慢，佛瑜伽也就是天瑜伽，修佛色身也稱為修天色身。本來，天神等是佛異名，『楞伽經』已這樣說了。在印度神教復興中，天與佛的差距，越來越小了！

1 念佛觀，般舟三昧是觀阿彌陀佛等，於自心中現起。起初求天、求佛的密法，也是這樣。
2 等到與如來藏我思想相結合，那就不但觀本尊現在前，也要觀想自身是本尊，進而如『大日經』所說：「本尊即我，我即本尊」。

是否修本尊入自身？「事續」所說是不一致的。『密宗道次第論』分為三類：1「不自修為天，唯於對方修本尊而取悉地」的，是旁機；2也「自修本尊」的，是「事續」所化的正機；3修「入智尊」，也就是修本尊入自身中的，是正機而修行支分圓滿的。旁機與正機，只是後人的綜合會通，實際上，這是「事續」在發展中的先後歷程。

「事續」與「行續」，在正修念誦時，不外修六天：真實天，聲天，字天，色天，印天，相天。1觀自我與本尊[天]的真實性，名真實天。2緣本尊的真言音相，名聲天。3想心如月輪，（[梵文]）咒字於空中顯現，次第安布（即「字輪觀」），名字天。4於自心輪，修成本尊與自我不二的天慢（慢，是不自卑而觀自身是佛的自尊），名色天。5以本尊的三昧耶印，印心、額等身分，名印天。6修已生起本尊相，堅固明了，名相天。六天的修習，不外觀自身與本尊（意密），以咒聲、咒字（語密），以印印身（身密），三密行的修持。

2 行續——說到有相與無相、觀月輪

「行續」的『大日經』，說到有相與無相。依經說，應有二類意義：

一、如『經』說：「凡愚所不知，邪妄執境界，時、方相貌等，樂欲無明覆。度脫彼等故，隨順方便說。而實無時、方，……唯住於實相」。這是密乘行者，在布置壇場（漫荼羅）時，要選擇地點，時間，說善說惡；所以引起問題。佛法是無相無為，「何故大精進[佛]，……而說此有相」？依上文所引的經意：人類是愚癡愛著，迷信時間與地理的吉凶；為了適應世間，引導眾生，也說應機的方便了。所以經末說：「甚深無相法，劣慧所不堪，為（適）應彼等故，兼存有相說」。

二、『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』卷六說：「諸尊有三種身，所謂字、印、形像。彼字有二種，謂聲及菩提心。印有二種，所謂有形、無形。本尊之身亦有二種，所謂清淨、非清淨。……有想故成就有想悉地，無想故隨生無相悉地」。字、印、形像，就是觀心中的語、身、意——

三密。於有相事上修持，成就也只是有相的成就——悉地；如不著相，那三密的修持，能成無相悉地。「無相」，不只是離相，如約華嚴宗意，這是即事而理，理事無礙的無相。

『無畏三藏禪要』說：「三摩地者，更無別法，直是一切眾生自性清淨心，名為大圓鏡智。上自諸佛，下至蠢動，悉皆同等。……假想一圓明，猶如淨月。……其色明朗，內外光潔。……此自性清淨心，以三義故，猶如於月：一者，自性清淨義；……二者，清涼義；……三者，光明義。……觀習成就，不須延促，唯見明朗，更無一物。……性常清淨，依此修習，乃至成佛，唯是一道，更無別理」。

善無畏是『大日經』的傳譯者。弟子們記下來的禪要，是比「勝義菩提心」深一層的，修「三摩地菩提心」的禪要，內容是修表徵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的「月輪觀」。

3 瑜伽續——金剛、蓮華

「事續」與「行續」，都有月輪觀，可說是「密乘」修行的基石。「瑜伽續」的『金剛頂經』，修五相而成佛身，也還是這樣。『經』上說：一、「我見自心淨月輪相」；二、「如來如其所有淨月輪相，我亦得見自心淨月輪相」；三、「見淨月輪中妙金剛[杵]相」；四、「見一切如來身即是己身」；五、「現成正覺」。這五相，「一是通達心。二是菩提心。三是金剛心。四是金剛身。五是證無上菩提，獲金剛堅固身」。

又如『金剛頂經瑜伽觀自在如來修行法』說：「見心圓明如淨月」；「於心中想一蓮華，能令心月輪圓滿益明顯住」；「於淨月輪觀五智金剛，……自身即為金剛界」；「想蓮華中出無量光明，……有觀自在王如來，與諸聖眾前後圍遶，……當知自身還為彼佛，眾相具足」；「具薩婆若智，成等正覺」。這也是「五相成身」，不過以蓮華部的觀自在王如來為本尊，所以於月輪中先現起蓮華。月輪，表徵如來藏自性清淨心。金剛[杵]，執持金剛的（夜叉）天菩薩，為「密乘」發展的重要基素；以金剛表徵智慧，堅固不變而能摧壞一切障。蓮花，表徵大悲胎藏生一切佛；而蓮華八葉，象徵心臟，所以月輪觀，是於胸臆前現起的。月輪，金剛，蓮華，「密乘」的表徵是多樣的，成為瑜伽行者的重要觀行。

4 無上瑜伽續——求「即身成佛」

「無上瑜伽續」的特色，是「以欲離欲」為方便，而求「即身成佛」。

即身成佛，「瑜伽續」的傳譯者不空，已說到：「修此三昧者，現證佛菩提」；「父母所生身，速證大覺位」。「無上瑜伽續」認為修「三摩地菩提心」，雖有即身成佛的名目，還不

即身成佛的事實。要修「滾打[軍荼利]菩提心」，「赤白菩提心」，才真能即身成佛；或在中陰身成佛，或轉生成佛。總之，迅速成佛，現生成佛，是「秘密大乘」行者所希求的，也就因此而覺得勝過「大乘佛法」的。

四、以「信」為方便的易行乘

大乘菩薩發心修行，瑜伽行派隨順說一切有部，說三大阿僧祇劫成佛；依龍樹：「佛言無量阿僧祇劫作功德，欲度眾生，何以故言三大阿僧祇劫？三阿僧劫有限有量」！

菩薩的發心作功德，利益眾生，是要見於事實的。1 如釋尊在過去生中，為了有利於人（眾生），一直在犧牲（布施）自己的體力、財力，甚至獻出自己的生命。2 大乘如：『維摩詰經』「方便品」，維摩詰長者所作的利生事業。3 善財童子參訪的善知識，不只是出家的、苦行的，也是法官，醫師，建築師，語言學者，航海家，藝術家，慈善家……。菩薩是從利他事業中，弘揚佛法，淨化自己。「未能自度先度他，菩薩於此初發心」。

菩薩的心行，是何等的偉大！但對一般人來說，菩薩行到底是太難了！適應世間，「大乘佛法」有了「易行道」的方便，如「十住毘婆沙論」卷五說：

「至阿惟越致[不退轉]地者，行諸難行，久乃可得。……若諸佛所說有易行道，疾得至阿惟越地方便者，願為說之」！

「答曰：如汝所說，是懦弱怯劣，無有大心，非是丈夫志幹之言也！…若汝必欲聞此方便，今當說之！……有以信方便，易行疾至阿惟越致」。

利益眾生的菩薩道，是大行難行。以「信」為方便的易行道，是一般宗教化的，如念（觀想）佛，稱名，禮敬，懺悔，勸請，隨喜，迴向（這些方便，也是「秘密大乘」念誦的方便）。以信行方便，養成堅定成佛的大心，1 或進修菩薩的難行大行，2 或往生他方淨土，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重信心，重加持，重念佛，雖然往生淨土，不會再退失大心，而成佛還是遙遠的。一般的宗教信行，總是希望能立即達成理想的。順應世間心行，如來藏我的法門出現：如來的無邊智慧，無邊的色相莊嚴，眾生是本來具足的。在深信與佛力加持下，唯心（觀）念佛法門，漸漸的開展出依佛果德（佛身，佛土，佛財，佛業）為方便而修顯，這就是「果乘」、「易行乘」了！

1 修天色身——等流因果

「易行」，本來是為了適應「心性怯劣」的根性。但發展起來，別出方便，反而以菩薩的悲濟大行為鈍根了！1 寂靜的『四百五十論釋』說：「若唯修諸天真實[佛勝義性]而非諸天[色身]，是則須經多數劫乃得成佛，非速疾成」。這是說，不修天色身的「大乘」，是不能迅速成佛的。2 持祥的『扎拏釋俱生光明論』引文為證說：「修習成佛因，謂修佛瑜伽，何不遍觀察，果由似因生」？又「一切秘密經說：總之佛陀果，從定慧出生，除佛瑜伽行，行者不得佛」。這是說：不修佛瑜伽，也就是不修天色身的天瑜伽，是不能成佛的。

3 宗喀巴的『密宗道次第廣論』，引上說明而加以說明：「故無凡[庸]身相好而可立為色身相好之因，須於彼生新修能感相好等流之因，此（則）除修天瑜伽，更無餘事」；肯定說非此生修天瑜伽，是不可能成佛的。這是「秘密大乘」者，別立成佛的理由，與「大乘佛法」所見不同了！

宗喀巴隨順「果由似因生」的理由，以為佛色身的相好莊嚴，要從「新修能感相好等流之因」；修天色身的等流因，才能得佛身相好莊嚴的等流果。「大乘佛法」不修天色身，所以不能成佛；但這是「秘密大乘」者的見解。

大乘法中，無著『攝大乘論』及『金光明經』等立三身：自性身，也名為法身；受用身；化身。『楞伽經』最初發問（三譯相同）：「云何變化佛？云何為報佛？真如智慧佛，願皆為我說」！真如智慧佛是如智不二的，與自性身即法身相當。報（生）佛，約修異熟[報]因，得異熟生果說。如約受用法樂說，名受用身（佛）。變化佛就是化身佛。

續出的『楞伽經』「偈頌品」，二譯都立四身：「自性及受用，化身復現化」。依「梵本入楞伽偈頌品」，四身是：「自性及受用，變化并等流」。『楞伽』的三身與四身，名義不同而沒有實質的差別。三身說的化身，含義廣。四身說的化身，如釋尊；「復現化」是等流身，隨類普應的種種身相。

『楞伽經』在三身說法處，又立法佛，法性所[等]流佛，化佛。法性等流佛，與報[異熟]佛，受用佛相當。法性等流，如佛依自證而出教，稱為「法界等流」一樣，不是說修等流因而得等流果，反而這是被稱為報——異熟生身的。

『廣論』又說：「波羅蜜多乘[大乘]說：色身體性之因，謂諸最勝福德資糧。相好等之別因，謂迎送師長等」。意思說，大乘也是要修等流因的。

其實，菩薩的大行，是在般若的攝導下，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等，廣修利濟眾生行，成為

。『大乘佛法』所說的相好莊嚴身，是圓滿報[異熟]身，不是依等流因而成的。『秘密大乘』別說修天色身為等流因，只能說「後來居上」，別創新說；不能以此來說修「波羅蜜多乘」不能成佛。

2 四續——以欲離欲

『無上瑜伽續』，『以欲離欲』的法門，『瑜伽續』早已說到了，如『佛說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』卷五說：

「復次，宣說秘密成就：若男子，若女人，調應遍入於婆儼中，彼遍入已，想彼諸身普遍展舒」。『婆儼』，唐不空譯作婆伽，是女根（女人生殖器）的梵語。『遍入婆儼中』，正是男女和合雙修的法門。

在一般的灌頂後，教示四種成辦悉地智印。然後說「秘密總持堪任法門」：先說誓；次「示秘密印智」；再說如上所引的「秘密成就」。

『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』——『金剛頂經』的廣本，宋施護譯為三十卷。『經』上不斷的說到：「金剛蓮華兩相合」；「蓮華金剛杵入時」；「金剛蓮華杵相合，相應妙樂遍一切」；「蓮華金剛杵相合，此說即為最上樂」。

這一法門，唐不空（傳『金剛頂經』）是知道的，他在『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理趣釋』中說：「想十六大菩薩，以自金剛與彼蓮華，二體相合，成為定慧。是故瑜伽廣品中，密意說二根文會，五塵成大佛事」。

『瑜伽續』，一般以為只是觀想金剛杵與蓮華二體和合；不空解說為定與慧。唐代傳來的「密乘」，大抵是以定慧雙運來解說的。也許在重倫常道德的中國，這一成佛的秘密大法，還不能被容忍，不空才要方便的解說一番。

修天色身，以「欲貪為道」，是「秘密大乘」一致的；由於所化的根機不一，所以分為四部續。如『結合』說：「笑、視及執手，兩相抱為四；如蟲住、四續」。「如蟲住」，以蟲為譬喻，「如蟲從樹生，即食其樹」，就是「依欲離欲」的意義。『後分別』也說：「由諸笑及視，抱與兩相合，續亦有四種」。

秘密的續部中，所修本尊，是有明妃的；實行男女二根（金剛、蓮華）和合交會的，是「無上瑜伽續」。前三部也有以貪欲為道的表示，如1相顧而笑的，2相愛視的，3執手或相抱的；這雖不及兩兩交會，而表徵貪欲為道是一致的。因此，「續部之名，亦名笑續，視續，執手或抱持續，二相合續，共為四部」。

「秘密大乘」四續的分類，是依據欲界天、人等安立的。如『瑜伽師地論』說：欲界中，除地獄有情「皆無欲事」外，其他都是有淫事的。如1人，鬼（夜叉等），傍生（龍等），四天王眾天，忉利天（上二天是地居天）都是「二二交會」成淫事的。2時分[夜摩]天「唯互相抱」；3知足[兜率]天「唯相執手」；4樂化天「相顧而笑」；5他化自在天「眼相顧視」而成淫事。經、論中分五類，四續依此而立，大體上可說是一致的。

「佛法」中，人、鬼、畜及地居二天，是交合成淫的；向上是相抱，執手，顧笑，愛視，越高級的欲事越輕微。再高一級的是梵天，就沒有淫欲了，所以稱出家法為「離欲梵行」。

「秘密大乘」與夜叉等地居天有關，所以顛倒過來：顧笑是淺的「事續」，愛視是「行續」，執手或抱持是「瑜伽續」，二二交會是最殊勝的「無上瑜伽續」。理解與行為，與「佛法」恰好相反。而且，人間——人與傍生的淫事，是二根交合而出精的；地居二天的夜叉等，二根交合，卻是出氣而不出精的。「無上瑜伽續」，也是修到和合不出精而引發大樂的。「秘密大乘」進展到「無上瑜伽」，對印度神教的天神行，存有一定程度的關係。

3 轉業報身為佛[天]身的修持

重信心，重加持，重修行「貪欲為道」的「秘密大乘佛法」中，「無上瑜伽續」分「父續」，「母續」，有『密集』，『時輪』，『勝樂』，『喜金剛』等多部，因傳承修驗不同，修行的名目與次第，也不能一致。在勝義觀中，有依「中觀見」的，有依（如來）「藏心見」的，（我以為「藏心見」是主流）然不同中有一共同傾向，就是怎樣轉化現生的業報身為如來智身。

重在「修天色身」（「生起次第」是勝解觀，「圓滿次第」是真實觀），所以在色身上痛下功夫，就是「無上瑜伽」「貪欲為道」的特色。轉業報身為佛[天]身的修持，扼要說，如『教授穗論』說：「修金剛念誦者，遮止左右風動，令入中脈。爾時猛利本性熾然，溶化諸界，證大樂輪」。試略為敘說。

一、脈：脈是風[氣]所行，識所依的，全身共有七萬二千脈，重要的如『教授穗論』說：「脈謂阿縛都底，從頂髻至摩尼[杵頭]及足心際。然於頂髻，頂，喉，心，臍，密輪（俗稱「海底」），摩尼中央，如其次第，有四，三十二，十六，八，六十四，三十二，八支於蓮華及薄[婆]伽中，作脈結形」；「拉拉那與惹薩那等諸脈，上自頭輪及乃至密輪，結如鐵鎖，纏繞阿縛都底而住」。在無數脈中，有三脈是最重要的。左脈名拉拉那，右脈名惹薩那，中脈名阿縛都底。中脈本來是從頂髻直貫密輪以及足心（湧泉穴）的；但頂髻輪有四脈，頂輪有三十二脈，喉輪有十六脈，心輪有八脈，臍輪有六十四脈，密輪有三十二脈，蓮華[摩尼]或婆伽有八脈，都

。而左脈與右脈，也是頭頂直到密輪，與中脈糾纏不清，而中脈不能暢通。所以修風直通中脈，是「貪欲為道」的要目。

二、風：釋尊所教示的念出入息——安那般那念，也是修風的。如「息念已成，觀身毛孔猶如藕根，息風周遍於中入出」。也有生理上的修驗，但目的不在色身，只是以修息為方便，依止觀而得心解脫。

風，「佛法」說是色法（「無上瑜伽」說心息不二），「輕動為性」，是不限於出入息的。如血液循環等，內身的一切動態，都是風的作用，所以『瑜伽論』說：「調內身中有上行風，有下行風，……有入出息風，有隨支節風」。

「無上瑜伽」說五風與十風，如『密意授記經』說：「（持）命，下遣，上行，周遍，平等住；龍，龜及蜥蜴，天授與勝弓」。依『攝行』說：「心間，密相，喉內，臍中，一切身節，即為持命，下遣，上行，平等，周遍（風所行）之處」，這是五根本風。龍、龜等五風，依『金剛門經』，名為行，偏行，正行，善行，決定行——五支分風；這是心息相依，「依止眼（等）根，引生色（等）識」等緣慮境界的作用。兩類五風，合為十風。五根本風依左右鼻孔而出入：入從鼻孔入，經喉、心、臍中（與「丹田」相通）而遍及全身，又上行而從鼻孔出。修風也還是念出入息，只是方便不同。

三、明點或譯春點：明點是人身的精液，但不限於（男）精子、（女）卵子，而是與身體的生長、壯盛、衰老有關的一切精液。依現代名詞說，如男女兩性荷爾蒙等。在人來說，這是「生」的根源。約佛說，也是成就佛色身的根源；所以也稱為菩提心。在五種（願菩提心，行，勝義，三摩地，明點……赤白二）菩提心中，明點菩提心是最殊勝的。

修「無上瑜伽」的，依金剛念誦，修風瑜伽，使風不經左、右而進入中脈。

「由業風行動，於臍輪熾然，由得春（點）知足，由安住等至」。這是說，由心修習堅固，策動風力，進入中脈，使下臍風生長廣大，熾然如火。臍輪下，是軍荼利處。軍荼利風生火熾，就是修得「瓶氣」，與「拙火」相引發。修軍荼利氣與火熱，能溶化一切精力為明點，成為轉業報身為天色身的前提；所以赤白菩提心，也名為軍荼利（或譯為「滾打」）菩提心。如修到提、降、收、放自在，明點降到摩尼端不會漏失，就應該與實體明妃，進行「蓮華、金剛杵相合」，而引發不變的大樂。

相合，與等至（三摩鉢底）的梵音相近，也有兩相和合而到達「欲仙欲死」的意義，也就稱男女交合為入定。所以說：「由得春（而喜樂）知足，由安住（相和合）等至」。這樣的修

即身成佛，非修天色身不可，非與明妃實行和合大定不可，所以這一修行，名為「具貪行」。西藏所傳，也有說不修實體明印，修「智印」觀想杵蓮和合，達樂空不二），也可以成佛。然以「貪欲為道」，「以欲離欲」為方便，是一致的定論。

4 結語

作者沒有修學密法，沒有如上所說的修持經驗，只是從印度佛教的解行演變，略為論列。

如上所說的種種修持經驗，應該確認為是有相當事實的。1如古代中國的方士，修吐納（也是修風的一類）等法，也就發見了任、衝、督（脊骨內的）、帶等奇經八脈；漢代就有（男女和合的）『素女經』。2又如印度神教的「哈札瑜伽」，也說到三脈，五輪；「軍荼利瑜伽」立六輪；性力派也是從男女和合中求解脫。

人類的身體，是有共同性的。在修行者以修風而引生的定力中，會發現身體內一些平常不知道的事。修持的淺深，能不能成仙、生天，姑且不談。中國的方士、道流，與印度神教的瑜伽派、性力派，與「無上瑜伽」的某些共同性，是不妨作比較研究的。從前讀過的某一道書說：「只修性，不修命，此是修行第一病！只修祖性不修丹，萬劫千生難入聖」。性、命雙修的主張，不是與「無上瑜伽續」所說，不修天色身，不可能成佛，是同樣的意趣嗎？

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，是晚期印度佛教的主流（「大乘佛法」附屬而行）。創發，宏傳，盛行於印度東方，達八百年（西元五〇〇——一二〇〇）。傳說中得大成就的，得大神通的，真不知有多少！但在回軍的摧殘，印度神教的攻訐下，竟於西元十二世紀，迅速的衰滅了！